



上 册

不要说谢·····	任晓丽(1)
为自己画张像·····	苗婷佳一(4)
生 日·····	刘铮华(6)
黑白人生·····	高原湖(8)
不叹秋凉 ·····	杨 静(11)
看着湖 ·····	兰 海(13)
一条鱼顺流而下 ·····	谢 冕(16)
十二岁的花季 ·····	菱 子(19)
美丽的占有与丧失 ·····	李忠效(26)
再添一把柴 ·····	梦天岚(30)
水的仪式 ·····	张绍民(32)
假若某日来临 ·····	斯 人(37)
悄悄话 ·····	松 松(40)
空白的画 ·····	苗苾榕(43)





生命的启示	乔 叶(46)
牛仔背带裤	程 萍(52)
漂 泊	张淑芳(55)
“中等生”絮语	程 远(57)
情 调	舒 洋(60)
你是什么东西	小蓉儿(63)
怀念钢笔	崔书毓(67)
美丽时光	林 子(70)
愚人节的礼物	刘 敏(72)
芬芳如故	戴薇薇(77)
美丽的秘密	孟 琳(79)
我不想说再见	胡 晶(82)
风雨无阻	葬 花(85)
平淡的朋友最长久	于 勤(87)
跟死亡接吻	于富强(91)
深秋馄饨情	桑晓梅(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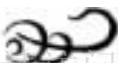




难忘樱桃	杨泰彪(96)
四眼田鸡的 report	蒋文婷(100)
树叶的心灵	杜文辉(103)
好好活着,好吗	师 川(106)
水 手	卢艳霞(109)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	E·爱伦坡(111)
列车上的故事	韩 焱(115)
你是我的词典	佚 名(118)

下 册

愚昧的喜剧	喻丽清(123)
所谓伤心	叶倾城(126)
分离,让我们懂得了珍惜	胡 晶(130)
大山无语	胡杏让(132)
快 嘴	木 子(135)
一个老人的爱情	思 思(137)
处 暑	田友桂(140)
书 债	张锐强(142)





门前,那棵苦楝树	资丽辉(145)
小站台	庞俭克(148)
你在我身边	高 丽(151)
粉豆花儿开	牟瑞彬(156)
女儿长成苹果树	佚名(160)
在电车上画像	铃木优子(163)
聪明是什么	佚名(165)
给爸爸的一封信	玲 玲(167)
跪下来的母爱	佚名(170)
棋 室	刘畅极(172)
矛盾的名片	龙兴启(175)
丑 婆	陶 柳(177)
虹	廖彦兰(180)
撂荒地	刘北来(184)
停产的日子	赵 华(188)
井水清清	苗旭宏(191)



曾老师的日记·····	王绍杰(193)
圆内不是“平行线”·····	孔妍晔(202)
美丽与幸福(外二章)·····	苗 子(205)
乡 下·····	张典华(209)
你在他乡还好吗? ·····	丛 榛(212)
压岁钱·····	曲 近(215)
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佚 名(218)
想 笑·····	介川比吕志(221)
我们是一家人·····	秦文君(224)
吾家有女初长成·····	王绍杰(227)
月露之台·····	梅绍静(235)
数不清的月亮·····	詹姆斯·瑟伯(239)
静心之事·····	文乾义(242)
苦涩的青苹果·····	瑾(244)





愚昧的喜剧

◎

喻丽清

她站在河堤上，不时伸出左手，看着无名指上的那只戒指。戴了15年的白金戒指，已经不是结婚时刚戴上去的那种样子。15年安定定的生活，在那戒指的周围仿佛动了什么手脚，肉鼓胀出来，戒指嵌于其内。

她心里七上八下，好像在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一边在堤上慢慢地走，一边转动着戒指。终于，涩涩地强拉下了那只银灰色紧箍咒儿似的戒指。

她咬了咬牙，心一横，竟感觉眼睛里有些儿湿热。

戒指落水的声音，几乎还没有她心跳的声音大，以至于使她觉得河里头仿佛有条看不见的大鱼正等在那儿，一张口接着戒指，咽下了。她想：“或许有一天有人会钓起那鱼……会把那戒指又欢天喜地送给他所爱的人……会是一则美丽的传

树叶的心灵

123





奇……”想着想着，她心里平静下来，惘然步下堤岸，朝回家的路上走去。

夜里，她跟丈夫钻进同一床被褥。搂着丈夫暖热的身子，她出奇温柔地说道：

“再给我买只结婚戒指，好不好？”

黑暗里，丈夫摸到她左手的无名指上：

“掉了？怎么会呢？明天屋里找找，说不定就在床底下。”

“我已经找了一整天了。真的掉了。”

沉默。半晌，她说：

“如果你肯戒烟，我向别人借一些，就行了。”

“戒烟事小，答应老大分期付款的电子琴呢，都拖了好久。”

“不行，你一定要再给我买只戒指。”

“有没有戒指有什么关系，反正婚都结了十几年。”

“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她着急得都要生气了。

沉默。半晌，丈夫忽然说：

“告诉我，你是不是外头欠了赌债还是……”

“啪哒”一声，她扭亮了床头小灯。丈夫看见她脸上竟淌着泪水，慌忙道：

“我并不是在乎钱，我只是不要你一个人吃着暗苦。这几天你心神不宁……”

她伸手抹脸，分外觉得左手缺着戒指的地方现着一道白痕。她说：

“前几天，我陪李太太去算命。我也顺便算了算。他说我们俩是不

能久合的命。前年没相冲克，今年必得离婚。”

“胡说八道。”丈夫说。

“我也是不愿意相信。可是，近来你越来越少回家吃饭。我想，就是不信也还是做最坏的打算好。”她动情地望着丈夫，继续说：“我天天这样想，要是这辈子跟你离了婚，下辈子，我下辈子，还要跟你结婚。”

丈夫感动，眼里泛出泪光。她觉得凄凉又觉得欣慰，幽幽说道：

“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我要同你结两次婚。”

“啪哒”一声，丈夫扭熄了台灯。黑暗里，丈夫忽又茫然问道：“戒指到哪儿去了？”

她笑起来：

“等你学会了钓鱼，才告诉你。”

树
叶
的
心
灵

125



我天天这样想，要是这辈子跟你离了婚，
下辈子，我下辈子，还要跟你结婚。



所谓伤心

◎

叶
倾
城



他突然说：“我给你讲个笑话好不好？”

自己先笑起来：“我小时候傻乎乎的呀，尽做蠢事。”

一边漫不经心，啜着一杯可乐。

那年他上初二，考完期末考试，有人建议去一家新开的快餐店聚餐，一大群男孩子便欢天喜地骑了自行车冲过去。

七兜八转，经过一个巷口，他忽然瞥见——“永福巷”。心里一凛，双手同时急捏闸，自行车戛然而止，其他人的车早已浩浩荡荡大河般从他身边涌过去——他父亲住在永福巷。

他一两岁，父母就离了婚，他随母亲生活。五六岁那年，父母为抚养费问题几乎上了法庭，从此，母亲绝口不提父亲，他也再没有见过父亲。

是谁告诉他父亲的地址呢？他早已无法回想，也从不曾用心记过，却在此刻迎面而来，是他

心底的一记失声：

“呀，原来在这里。”——仿佛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那阳光竟如此，将巷口的水泥地照得一片雪亮。那光晃痛了他的眼睛。他胆怯地，犹疑地向前跨了一步，赶紧立住，他不知道父亲的门牌号码呀。

下午4点多钟的样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深巷空寂无人。

这样静这样静，仿佛根本没有人家。

而他的心擂鼓一样怦怦跳起来。

找还是不找，怎么去敲那一扇扇沉默的门？又怎样认出那张本该十分熟悉的面容？他没想过。将自行车锁好，他一步步走进去，才走了几步，他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他好像来过这里的。

是真的。灰白的、泥灰半剥的墙围，深红木门上油漆绽痕处处，旧年的春联褪尽残红，温柔地坚持着，那油垢的窗纱是人家的厨房吧？所有的，都似曾相识。

是在襁褓里的时候，由妈妈抱过来的吗？他的父母总也恩爱过吧？也许，是那年打官司，母亲曾带他来与父亲争执？要么，无意间路过，草草几眼，便已刻骨铭心？

或者只因为，这里住了他至亲的人。

他大大方方地向前走，回家一样谙熟自然，沿着七拐八绕的巷道。他甚至筹划着，见到父亲时，他要说什么。上课，老师，他最要好的朋友，想买一条裤脚有流苏的牛仔裤，有一次他骑车闯了红灯，被警察罚站——因为自觉太没面子，他向来没告诉过人——还要说什么……

树
叶
的
心
灵

127



阳光蓦然晕眩地扑来，他面前已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他吃惊地站住，然后慢慢地，惘然地回头，原来这条巷只有这样短。他突然明了，他可能根本就找不到父亲。

却又不甘心，重新走向巷内。脚步越来越沉重，不断地左看右看，有没有可能，一扇门突然打开，出来的正是他的父亲……

校

来来回回，无穷无尽，他不知自己走了多少趟。开始有人陆陆续续回家了，背着书包的小学生，提着菜篮的主妇，窗里透出晕黄灯光和饭菜香，而他，更加焦虑地东张西望……

园

文

学

丛

书

“你在干什么？”突然一声大喝，一位中年男人向他大步走过来。一时间，所有的血都冲上头顶，难道，难道是父亲认出了他？

那男人对他当胸一掌：“你这小子，一个下午都在这里晃来晃去，鬼鬼祟祟的，想偷东西？”

128



恶狠狠的脸贴得那么近，连五官仿佛都变了形，他寻不回一点记忆。直到又一掌，将他推得一个踉跄，他才挣命似解释：“我没有，我找人……”

“找谁？”那男人虎虎地吼着，“我看你半天了，还在装！”又揉一把。他眼里饱饱的泪马上就要堕下来，“我真的找人。”他竟这样冤屈他。不知不觉间，声嘶力竭。“真的……”

没人听他的，人群围拢，议论纷纷：“现在不得了呀，这么小的伢就会做贼……”“谁家的野小孩，有娘生没娘教的……”那男人更凶了，一把揪起他，他身不由己被甩出好几步：“快滚快滚，不然抓你去派出所。”

直到骑上自行车飞速逃窜，两行眼泪才终于决堤而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fongbook.com

我问，很小心很小心地问：后来呢？

过很久，他的眼睛从那杯喝不尽的可乐上抬起来，笑了。只是一笑，而时间突然像指间的水珠一弹而去，叫我记起，他早已是个明朗而沉着的成年人。

忽地省起：“忘告诉你了，我妈，在我4岁时又结婚了。我爸，也就是我后爸——怎么叫起来这么拗口——对我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我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父亲。”

笑容渐渐地，掺了苦，像可乐喝到后来，当甜与泡沫都尽的时候：“当时，是鬼迷心窍吧。你知道，我长得不大像我妈，人家都说，我可能像我爸，我就想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这么多年不见，他有没有，想过我……”眼睛慢慢地看出去。

而我們是在肯德基。正是最吵最吵的时段，音乐震天，鸡香四溢，小朋友们正欢天喜地在跟着“带动唱”，“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那么多那么多小孩，那么多那么多带着儿子来吃肯德基的父亲呀。

他的突然想起，是因为如此吗？

树
叶
的
心
灵

129





分离,让我们懂得了珍惜

◎
胡
晶



结婚以来,特别是有了女儿之后,没完没了的家务事让我们这对曾自诩清高的书呆子频频暴露出阴暗面。有时,为做一顿饭为洗一块尿布都能成为我们争吵的由头。我渐渐悟出,还是同为数不少的夫妻一样,为孩子、为责任而过吧。因此,听说丈夫要去非洲工作,我的心头竟掠过一份轻松的感觉。

抚顺火车站,是丈夫的出发地。望着越来越小的火车,想着临别那一瞬丈夫已经含泪的双眼,本来感觉良好的心情不知为什么又掠过一丝惆怅。

转眼半年时光过去了。问候远在锦州的公婆,处理家务,带孩子,还要忙着工作,每天忙得我不亦乐乎。家中也因没了丈夫嘹亮的声音而显得冷清了许多。日子一天天过去,女儿开始想爸爸了:“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我哄着孩子,不由得想

起了丈夫的好处来。他走后，家里的生活好像褪了颜色。

好在丈夫的越洲电话不时在家中响起，但女儿的声音他还不敢听，说怕控制不住感情。偌大的汉子离开了家居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我有点儿想不通——分离，真会让人有所改变。

春节快到了，丈夫一个电话打过来：“春节能回家过年！”我也不禁喜上眉梢，擦玻璃洗地毯，买足他爱吃的东西，把家收拾得焕然一新，恭候老公归来。

又是抚顺火车站，终于见到了久别的丈夫。丈夫回家了，望着长高的女儿深情地说：“这次分别，我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珍惜’。”

一个月的假期，我们一家快活得如同神仙一般。然而，丈夫公务在身又要启程了。一天晚上，我们3口人步行回家，从不言生活琐事的丈夫在路上第一次絮叨起来，叮嘱我一大堆注意这注意那的话。

临别时，我们俩和孩子都戴上了他特意买的镶有“长相依”字样的玉石项链，愿我们一家人永远长相依。

火车再次载着丈夫去了远方，我挥手凝望，愿他常常回家。

树
叶
的
心
灵

131



又是抚顺火车站，终于见到了久别的丈夫。

丈夫回家了，望着长高的女儿深情地说：“这次分别，我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珍惜’。”





大山无语

◎

胡杏让



他终于考了出去。

当录取通知书送到山里的时候，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欢呼，雀跃，消息震撼了整个山里，多少年了，终于盼到这一天，山里也出了大学生了。

他考上了，要走了，离开这贫穷的山沟沟，去念他的书，这是山里多少人的梦想，他的祖父，他祖父的祖父在年轻时也是这样想过的。

他要走了，山里的父老乡亲捧出一碗碗黄酒，洒在地，洒在他祖父、他祖父的祖父的坟前，用着最原始、最朴素的礼节。年迈的母亲의叮咛犹响于耳，他回回头，看到父亲那佝偻的背和额前的皱纹，看到年老的乡亲们拄着拐杖奋力挥动的手臂，看到她那双幽深的眸子里那浓得化不开的情意

.....

他发誓要好好读书，回来把这个穷山沟致富，

还有,把那个受尽了苦的童养媳正式娶过门。

初到大城市,他颇不习惯城里奔忙的生活、嘈杂的人声、污浊的空气……他把自己关在学校里,看着身边的同学逛酒店,去舞厅,打桌球,看电影,进进出出西装革履,他羡慕了。但是,他有什么?一身粗布衣裳,一副跌断了腿又用胶布贴上的黑边眼镜,一双旧布鞋……他还有什么?家乡的乡亲们的盼望和嘱托?他想买衣服,想过和他的同学们一样的生活,他需要钱。

徘徊在校园里,远远地看见一对身影,不用走近,他就知道一定又是那出手阔绰的漂亮小子和全校闻名的校花。

“那女孩哪个系的?”

“外文系的!”

“听说那小子可有钱啦,他爸是富翁。”

他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几乎全校的男生都想和那个漂亮的校花说话。他也想,但他不敢,他怕她笑他没钱。

课本里的知识他已经不感兴趣。常揣着书本发呆,幻想着自己也西装革履,出手阔绰,可以放开胆子去追求校花。他突又想到了家乡的她,那个在他家住了10年的童养媳。他笑了,她怎么能和她比?一个土里土气的山里人,矮矮的个子,粗糙的皮肤,一双长满了茧的大手……她的幽深的眸子吗?不,那里面只是屈服于命运的忧郁的颜色。她确实比她好了太多。

家里寄了钱来,说父亲得了重病,急需买一种这里才买得到的药回去医治,并希望他能回去看看家里。他取出了钱,把信随手揣进上衣口



袋里,他没有细看,他以为又是母亲的叮咛,父亲的嘱托,山里人的盼望和近乎文盲的她的歪歪斜斜的“早点回来”。他厌倦了这些。他用这些钱买了一件新式的呢子大衣,很坦然地穿在身上,然后做他想做的事。

他长得不算难看,很快地,那个校花便常跟他说话,家里又寄了钱来,让他赶快买药回去,那封信他还是没有细看。他用钱买了一些可以讨女孩子欢心的东西送给校花。

校

园

文

学

丛

书

两个月后的一天,当他和校花漫步在校园时,一封电报悄然而至。他本想随意掖进那件新式呢子大衣的口袋里,连同上几封家书一样,但她的一双纤纤玉手却把它打了开来……

电报上写的是:

“父亲三天后下葬,速归。”

134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Xiao Yuan Wen Xue Cong Shu